
中國出了個
習大大
習總兩手架空 李克強將下台
習近平的"聖王夢"需要總統制
無所不通 無所不能 無所不精
領袖出版社

目錄

以共和國總統取代國家主席

作為擁有實際權責的共和國總統，與現在的國家主席則完全不同。他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既擁有國家行政事務和相關人事任免的最高決策權，同時又兼任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是武裝力量總司令

有2/3的國家元首是總統

從現實和理論的分析都可以證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勢所必然，只不過：一是改得越早代價越小，改得越晚則代價越大；二是改的方向符合國情才能平穩過渡，才能開創一個新紀元。黨和國家的權力過分集中以至於一個人說了算，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中國的政治制度健康的話，“文化大革命”就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了，也不至於一搞就搞成長達十年的空前浩劫，直到法西斯邊緣。



曹思源

如果中國有良好的制度的話，就能及時發現毛澤東的毛病並及時糾正毛病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不是非得等到毛澤東去世以後才得以糾正“左”的路線。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實行“黨政分開”。可是，叫了多少年，分了多少年，就是分不開。

看來，國家實行民選總統制，是解決‘黨政分開’最可行最有效的選擇。2003年6月18日，我在青島召開的“中國憲政論壇”上曾提出實行總統制。

世界真奇妙，當中國電視片中依然“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不絕於耳的時候，抬頭望去，天底下僅剩下一個皇帝——日本天皇，加上英國女王和其他幾個只充當國家元首、不理朝政、虛君共和之類的，總共也只有十幾個孤家寡人。以主席為國家元首的就更少了，除中國以外，只有朝鮮、越南、古巴和瑞士。世界上實行總統制的國家越來越多，在110個國家中，有76個國家的元首是總統，超過三分之二。總統權力有大有小，但都是三權分立體制下的總統，沒有一個是三權合一、一手遮天。顯然，總統制的逐漸普及，並不僅僅是個名稱問題，它反映的是憲政民主的體制被世人日漸看好。

頗有意思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不再把國家主席對外翻譯為“Chairman”，而改成了“President”，與總統相對應。但是，僅僅改個詞並未解決實質問題。現行憲法第八十條和第八十一條規定的國家主席職責，可以概括為僅僅是“公布權”或“發布權”，即：

根據全國人大和常委會的決定公布法律；

根據全國人大和常委會的決定公布國務院官員任免；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公布駐外使節的任免；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宣布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

根據全國人大和常委會的決定發布特赦令、動員令，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宣布戰爭狀態等等。

這也就是說，中國的國家主席自身對任何事務都沒有任何決定權與否決權。這種國家元首形同虛設。國家最高領導人不承擔任何責任的狀況，對國家和人民有什麼好處呢？

“三權分立，相互制衡”

筆者曾經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起草工作小組組長，有幸近距離關注過破產法的誕生。1986年12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破產法。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發布第四十五號令，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也就是這一天，新華社將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破產法的消息、破產法全文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等三個材料同時向全世界播發，而此時國家主席李先念正在外訪問。

我可以斷言李先念主席根本沒有看過破產法條文，更談不上提出意見或考慮要不要否決。破產法在人大常委會通過，與主席令的發布，在時間上幾乎是零距離。這種制度安排，讓堂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其每屆五年任期內，僅僅充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傳聲筒的角色，實在有傷大雅。

常識的力量是無窮的，違反常識難免要受到懲罰。如果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關係個人和家庭命運的話，那麼，如何對待“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樣的政治常識，關係的可就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了。

76 個設總統國家憲法中有關情況統計表

分類情況			分分類代號	國家個數	比重	備註
按總統產生情況分類	選民自選總統		1	52	68%	
	議會選舉總統		2	22	29%	
	其它情況		3	2	3%	
總計				76	100%	
按總統職權情況分類	有行政權	設總理輔佐	A	41	54%	} 66國共占87%
		不設總理	B	25	33%	
	無行政權		C	10	13%	

正因為三權分立的政治常識普及率越來越高，所以當今世界實行總統制的國家，出現了“兩高”的現象：一是直選的比例高，在76個國家中有52個，占三分之二以上；二是總統掌握行政權的比例高，在76個國家中有66個，比例高達87％。這種“兩高”現象對我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探討國家行政首腦究竟應當對誰負責的問題是很有啟示的。

國家總統按產生方式可以分作三類：“1”為選民直選；“2”為議會選舉；“3”為其他情況。

也可以按掌握職權的不同情況分作三類：“A”為總統掌握政府行政權，同時設有總理輔佐；“B”為總統掌握政府行政權，不設總理；“C”為總統是個虛職，不掌握政府行政權。

於是，我們就可以將各國憲法中有關總統制度的規定情況製成如下一張簡表：（表1）

各國總統制雖有不同類型。但其發展趨勢相同，就是三權分立日益成熟。日益普及。回顧現代憲政民主制度的漸進發展過程，首先是英國議會經過幾百年的鬥爭，從大權獨攬的專制君主手中一步步奪取了立法權和行政權，掌握政府行政權的內閣不必對女王負責，卻要對議會負責。如果議會多數票通過了

對內閣的不信任案，內閣就要辭職。這種情況雖然比君主專制進步得多，但與典型的三權分立還有一段距離。在這種類型（或曰英、德型）的國家裡，立法權與行政權並沒有充分地分離開來。

與此反差甚大的是，由選民直選產生的國家行政首腦（總統），直接對選民負責，而不必對議會負責。在這種類型（或曰美、法、俄型）的國家裡，行政權與立法權分別由選民直接授權行使，各自直接對選民負責，分權與制衡就比較充分。

因此，從人類社會憲政民主發展進程上我們可以說，國家行政首腦直接對選民負責的政體，比直接對議會負責、間接對選民負責的政體更為成熟，更為科學，更值得借鑑。

正因為如此，經過劇變之後的前蘇聯東歐25個國家中，有阿塞拜塞、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亞美尼亞、白俄羅斯、保加利亞、波蘭、俄羅斯、克羅地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摩爾多瓦、斯洛文尼亞和烏克蘭等18國選擇了直選總統的模式，所占比例高達72％；採用議會選舉總統的國家只有愛沙尼亞、捷克、拉脫維亞、南斯拉夫（塞黑）、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6國，所占比例僅為24％；另一個是馬其頓，總統由選民直選，但沒有行政權力，所占比例為4％。

解決中共黨政不分的問題

實行總統制的國家權力合法性來源是二元的，一是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國會，二是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總統。因此，國會不能要求總統對其負責，不能投不信任票要求總統辭職；同樣地，總統也無權解散國會，兩者之間是完全意義上的分權制衡——議會立法，總統行政；同時總統對議會的立法有一定程度的否決權，議會對總統有依法彈劾權。

總統制下的總統一身兼任國家元首、行政首腦和武裝力量總司令，獨攬行政大權，事權集中，責任在身，政府只對總統負責，議員不得兼任政府官員，政府官員也不得兼任議員。總統制以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三項國家權力完全獨立為前提條件。司法機關對於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對於總統的行政行為有獨立的違憲審查權，這是防止政權走向極端走向獨裁，實現權力均衡與政治穩定的重要制度保障。



國民黨時代位於南京的總統府。

由於總統和國會都是定期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所以實行總統制對政黨政治條件的要求沒有議會制要求那麼高。可以說，總統制更加適合從革命政權向民主政權轉變過渡的國家。如果中國共產黨真想實現自己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我認為，實行總統制，是最好的也是最可行的突破口。牽一髮而動全身，可以起到一招出手、全盤皆活的歷史功效。

有人說，總統制是資本主義的貨色，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的東西。這裡且不說我們應該不應該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就說總統制本身也並非是資本主義才有的專利。早在二十世紀50年代，鐵托就曾出任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的總統，劇變之前的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如羅馬尼亞、保加尼亞、阿爾巴尼亞、捷克斯洛伐克等，實行的也都是總統制。

而且，總統制也並不“洋”。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新軍首義成功，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鍾；革命浪潮，摧枯拉朽，全國各省紛紛宣告獨立。12月29日，17個省的代表投票公決，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眾望所歸，以16票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於1912年1月1日晚10時整，在南京正式就任。現在的南京長江路292號煦園的西面，有一幢小巧的西式平房建築，在綠樹、芳草的映襯下，顯得格外的靜謐、凝重、典雅，那就是當年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辦公舊址。

所以，總統制既不神秘，也不複雜，若要實行，並不太難。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總統制，並且其中絕大多數總統都是有責有權的實職，堪稱“總統負責制”。為此，我建議，中國應當在較短的時間內確立總統制，從根本上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長期存在“黨政不分”的難題，從國家權力結構上保證憲法所規定的“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逐步得以實現。

而作為擁有實際權責的共和國總統，與現在的國家主席則完全不同。他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既擁有國家行政事務和相關人事任免的最高決策權，同時又兼任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是武裝力量總司令。由總統提名，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任命總理和各部部長，任命國家軍事委員會成員。

在中國選民選總統

要授予總統這樣的實際權責，首先必須解決的是總統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公民定期直接選舉產生總統，只有這樣產生的總統才能獲得來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外的獨立合法性。正因為總統是由公民選舉產生的，他的所作所為必須向選民負責，所以他就再也不需要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了——而現在的國家主席則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

這樣一來，政治改革的難題一下就打破了，有迎刃而解之效果：

一、黨與政立刻分開，中國共產黨一而再再而三向中國人民承諾的“黨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終於有了能夠保證其兌現的政治體制。

二、國家權力合法性來源的二元化，能確保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之間的有效制衡，減少了國家犯錯誤的機會，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總統只對選民而不對議會負責，議會無權干預總統行政，但是卻有依法彈劾違法總統的權力，總統則無權解散議會；由於憲法司法化的必然趨勢，司法機關享有獨立的違憲審查權，對議會和總統都構成了有效的監督和制約。

三、軍隊國家化就此順理成章，總統作為武裝力量總司令的權威性有了憲法保障。執政黨從此也不必再為國家武裝力量的具體事宜勞神費力，而可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大政方針上，研究戰略問題。

四、既然總統都可以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還有哪一級公職官員不可以直接選舉呢？地方各級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來源由此而一舉解決，從而在全國上下建立起完善的“黨政分開”的國家權力體系。

考慮到實行總統制需要有個過渡時期，第一屆共和國總統可以由執政黨提出兩名候選人、在議會競選產生，並與議會的任期相同；從第二屆總統開始，完全實施公民直選。總統可以連選連任，但最多不超過兩屆。

有人認為，中國實行總統制，執政黨的意志就體現不出來了。這完全是個誤解。

第一，中國共產黨已經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核心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黨自己沒有也不應當有存在於“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之外的利益。

第二，實行總統制，執政黨的意志不是體現不出來，而是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體現出來併發揮作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主張可以通過共產黨員當選為人民代表，在國家的立法機關來體現；也可以通過共產黨員進入政府、成為政府官員來體現；還可以通過共產黨員競選總統來體現。

從當前中國的國情來看，第一屆總統競選的兩名候選人可能百分之百都是共產黨員，因此實行總統制，並不會引起太大的政治震動；而通過競爭產生國家總統這件事情本身，則可以使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改革和推行民主的問題上由被動態勢轉為主動態勢，可謂一步風險小而收效大的妙棋。

執政黨不直接插手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事務，而是通過憲法和法律來體現自己的思想和主張，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執政黨執政方式與時俱進的重要體現。

民選總統制是現代國家治理方式的基本潮流，不僅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大多數都實行民選總統制，就是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也是實行民選總統制。現實充分表明了民選總統制的優越性和價值所在。

在中國實行總統制，雖然不會沒有任何困難，但是如不儘快通過修改憲法確立實行總統制，黨政總是分不開，困難會更大，並將越來越大。為此，我建議對現行憲法第三章中的第二節進行全面修改，以共和國總統取代共和國主席。（2014年6月13日）（曹思源）

習近平的“聖王”夢

對習近平來說，他並無意放下攬權的國家機器，也絕不會接受有任何人可以挑戰或限制其威權——他似乎更想創造一個“具有中國特色和威權主義”的儒學準則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似乎正在塑造他在中國的政治前景與權力，以中國經典的儒家哲學建立起所謂政治典範依據的基礎；然而，這個以儒學包裝統治手段的策略，風險似乎大於他所想像到的。

自從習近平上任兩年來，在國內先是掌握集大權，接著中國觀察家們推測，習近平將致力推動中國走向超級強國的地位。一開始，人們普遍認為，習近平或比其他前任領導人更加平易近人，相較於孤傲且面無表情的胡錦濤，習近平更貼近人群，許多人甚至以為他會是一個作風較大膽以及自由化的改革者。

在經濟方面，習近平曾宣布一個廣泛的自由經濟規劃，但還沒有付諸執行，中國政府對於重點產業與金融的掌控還是一如既往，這讓許多研究中國的分析師看不清習近平的政治光譜與其願景的藍圖。

加強共產黨統治

不過，到目前為止，這些假設跟推論已證實並非如此，美國《時代》雜誌評論指稱習近平的強勢與集權手腕與日俱增，習近平嚴厲鎮壓社群媒體和異己者——這些都伴隨著一個明顯的目的：加強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力。

從最近的一次例子來看，根據路透社的報導，對於香港占中行動，北京開始耐不住脾氣了，接連剷除跟中央立場不一致的異己者：香港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因提出行政首長梁振英下台的建議，違背中央力挺梁振英的立場，全國政協常委會第一次以委員違反政協條例，撤銷田北俊其政協常委的職務；此外，據消息，多名中港台藝人也因表態挺“占中”而遭封殺。

習近平的想法開始逐漸浮出檯面，根據《外交政策》的評論，習近平轉向中國輝煌的過去，搬出了2500年前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孔子，為其在21世紀治理中國的規範尋求思想基礎，塑造“法治”的正統地位。

即便習近平也曾援引中國歷史上的其他人物的言論，但是他似乎特別偏好孔子儒學，“獨尊儒術”——更多次提及孔子經典名言和書籍。

《經濟學人》的評論指出，習近平曾在2014年9月公開發表講話時引用孔子的名言之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在2014年初，習近平在讚美德政時亦援引了《論語》的一段話：“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文革時期“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根據香港《南華早報》的報導，2013年11月，習近平如過去皇朝帝王般，參觀孔子故居曲阜市，在參觀旅途中，他拿起《孔子家語通解》和《論語詮解》兩本書翻閱，表示要“仔細看看”，並不斷讚揚中國傳統文化延續的價值。

諷刺的是，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前30年，毛澤東領導共產黨時期曾試圖剷除社會中儒家思想的影響力，視孔儒哲學是阻礙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發展的老舊思想。

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掃蕩曲阜街道，甚至毀損孔子故居，破壞孔廟，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之下，孔子被視為一個以封建制度壓迫平民的罪魁禍首。

習近平的“聖王”夢

為什麼習近平會重拾中國傳統文化，復興孔孟哲學呢？在1980年代改革初期，北京在其開放政策中成功引進了資本主義，又或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且加上馬克思主義隨時代變遷——這些逐漸顯得空洞而虛無；於是中共領導人開始復興孔子思想與理念，使共產黨領導重返孔孟思想的懷抱。

對中國領導階層而言，孔子所謂的“和諧”與“尊重權威”　的正統中國學說可用來說明目前的中國政治現狀，而且略傾向西方政治理想中的自由民主狀態。習近平似乎視儒學為改造共產黨的一部分，並且重新調整權力結構。

舉例來說，習近平認為某種程度上儒學道德的提倡有助於杜絕中國官員的貪汙腐敗；自2013年起，中國政府積極執行反貪腐運動，多名腐敗高官落馬；儒學既可肅清改造政黨，亦可清除政治宿敵，並且掃蕩不受控制的官僚機構。

在2014年10月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四中全會上，中共強調提高法治的獨立性，承諾將加強司法體系的公信力——實則在收緊地方政府權力，強化政黨的領導統馭。

《時代》雜誌認為，孔子現在彷如習近平的改革團隊之一。2000年前，孔子的思想為社會治理訂定了禮節規範，現在習近平似乎正在重新創建這些儒學準則；習近平顯然也認為，孔子思想可以幫助他鞏固在中國政壇的地位。

孔子的理想是由一個博學、仁慈和正直的“聖王”實施德政治理，創造一個和平及有秩序的社會，並且豐富全中國人民的精神與物質。孔子在其有生之年並沒有實現，但是現在習近平的作法似乎希望復

興孔子的理想國度。



習近平似乎更想創造一個“具有中國特色和威權主義”的儒學準則。

習式儒學準則

在習近平擔任中共領導人之後，他不斷集中鞏固其權力，比毛澤東在位時期還擁有更大權力，融合人治以及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他似乎把自己刻畫成新一代的中共或儒學“聖王”，好迎接一個威信和繁榮的時代。

《時代》雜誌認為，若習近平越爬上儒家的聖王高位，可能會摔得更慘。復興孔子思想仍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孔子學說裡的“聖王”必須在嚴格的標準下篩選出來，真正仁慈的聖王不會將法律和監獄當作工具般控制人民，人民也會心甘情願地接受聖王的領導。

除此之外，習近平似乎也不願意仿效儒家思想的其他方面，例如：聖王不應該是專制獨裁者；部長和其他官員應該負有責任，來約束和勇於反對那些他們認為已經走偏的政策；而不是一昧攀附政黨或領導人的思想——這樣才能確保領導人在正確的道路上執政。

領導人或許有最終決定權，但絕非無限大的權力。然而，對習近平來說，他並無意放下攬權的國家機器，也絕不會接受有任何人可以挑戰或限制其威權——他似乎更想創造一個“具有中國特色和威權主義”的儒學準則。（《外參》編譯　王琳琳）

學習毛澤東 造神習近平

當今中國，一場黨國造神運動方興未艾。將習近平神化為無所不通、無所不能、無所不精的人物，已經成為中國黨營、國營媒體巨大產業。研究這場造神運動，追蹤過去，觀察現在，預測未來，是學術上的必須，也是一種很不錯的娛樂

不錯的娛樂

在當今中國大陸，一場轟轟烈烈的黨國造神運動方興未艾。將中國共產黨黨魁習近平神化為無所不通、無所不能、無所不精的人物，業已經成為中國黨營、國營媒體巨大產業。

這種造神運動可謂其來有自。溯其源流，遠可以追溯到中共政權的樣板蘇聯共產黨政權當初的造神運動，近可以追溯到依然在上億中國人記憶中的中共本土造神運動。





當今中國大陸，一場轟轟烈烈的黨國造神運動方興未艾。

研究這場造神運動，追蹤過去，觀察現在，預測未來，不但是學術上的必須，而且也是一種很不錯的娛樂。

習上台 中國變化巨大

有關眼下的造神運動，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把話說的很是提綱攜領：“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諸多方面和領域，表現出高超非凡的領導才幹和領導藝術……”官方的中國新聞網把話說得更是直截了當：“習近平執政天佑中華”，乾脆把習近平直接跟老天爺聯繫起來。

從中國黨營、國營媒體的宣傳來看，習近平已經是一個無可爭議的超人全才，多才多藝，神通廣大，比往日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或比今日朝鮮的金正恩有過之而無不及，至少是並駕齊驅。

按照眼下的習近平個人崇拜宣傳的發展趨勢和速率，中國官方媒體推出“習近平出生那天，北京上

空出現異象，一顆亮如1500瓦白熾燈的明星突然出現在中南海上空”之類史蹟的日子指日可待。

在當今中國的這種大氣候中，已經沒有人敢公開提出那種在任何一個文明上軌道的國家都會被認為是天真到可笑的問題，如：“習近平難道真的是神仙下凡，沒有什麼缺點、弱點或錯誤嗎？習近平真的是萬事通嗎？”

在當今中國的這種大氣候中，公開問出這樣的問題本身就會被認為是不識時務，是正在走上或已經走上犯罪的道路了。哪個網站或報刊膽敢刊出這樣的文章，會被立即封閉；主事者大有可能下獄，或被嫖娼、被吸毒，被押上中國中央電視台低頭認罪。拒絕認罪者則後果不堪設想。

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由此可見一斑。

這種狂躁、狂熱、狂飆、僅僅在兩年前還顯得可笑的造神運動，中國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曾經經歷過。

當時，是習近平的前任、已故的中共獨裁者毛澤東被中共官方媒體宣傳為超乎常人的神——例如，在1966年，他老人家都73歲了還暢遊長江，時間達1小時零5分，遊程達30華里；北京的一流醫學專家為他老人家檢查身體，發現他非常健康，並診斷說他至少能活150歲。

歷史需要的注腳

說到這裡，為了避免誤導讀者之嫌，另外也是為了交代必要的歷史背景，必須要有幾個注腳：

1.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跟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共官僚體系進行殊死搏鬥，因為毛認為劉有野心要架空甚至取代他；許多歷史學者認為，毛澤東大力宣揚他“暢遊”長江，實際上是向他的潛在敵手示威：看好嘍，老子身體結實著哪，有足夠的精力和體力，看老子不治死你！

2.中國有老話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中共官方至今依然在宣傳的毛澤東73歲還能暢遊長江，無非是要說毛澤東在一般人該去見閻王的年齡還那麼健康，可見不是常人而是神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毛澤東在那次“暢遊”長江10年之後，也就是在他大約84歲的時候，還是“去見馬克思”了。

中共當局神化毛澤東不遺餘力，但宣傳來宣傳去，最後還是中國老話和自然規律在毛澤東身上應驗了。中共當局1976年9月9日在發布毛澤東死亡公告時拒絕公布他死亡時的年齡，或許是中國老話在毛澤東身上的應驗讓中共感到十分不爽或尷尬難堪。中共當局當時對毛澤東的年齡秘而不宣究竟是什麼原因，目前還是中共尚未公開的“國家機密”。



中共當局神化毛澤東不遺餘力。

毛澤東只是漂著

3. 懂一點物理學或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普通的人尋常步行速度大約是一個小時10華里；要想保持游泳速度跟走路速度一樣是很不容易、很費力的。但73歲的毛澤東的游泳速度是常人步行速度的3倍，在大約1小時的時間裡遊出了30華里，即1.5萬米，跟世界一流游泳好手有一拚。

然而，有熟悉毛澤東“暢遊長江”內情的人（如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說，毛澤東當時根本就不是游泳，他只是一身肥肉浮力好，挺著大肚皮在長江上隨波逐流，順流而下；也就是說，假如毛澤東那也算是游泳，那麼，他的游泳速度跟任何一段沒手沒腳、沒頭沒腦的爛木頭的游泳速度是一樣的。

毛澤東當時的游泳速度跟一段爛木頭的游泳速度相比究竟如何，當時和現在的人都難以說清楚，因為毛澤東在水中的時候，周圍有無數的船只和警衛環繞，爛木頭無從接近他，因而無法作出對照判斷；但現在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當時游泳之後上船的照片，看到他一身肥肉，絕無游泳好手長時間保持好速度所必需的肌肉。

4. 習近平上台以來在方方面面竭力模仿毛澤東（從熱衷於大權獨攬唯我獨尊，到不屑於隱藏對知識分子的鄙視，不一而足），但迄今為止他尚未通過大力宣傳他的體能來震懾對手。這到底是他不想那麼做，還是他還沒來得及那麼做，現在觀察家們還不清楚。

另外，觀察家們也不清楚習近平為什麼迄今為止沒有像毛澤東一樣讓自己的妻子高調參與政治，做自己的欽差大臣或打手。習近平及其宣傳班子反覆強調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將近30年的歷史不容否定，而放縱妻子江青代為打理、主宰中國政壇是毛澤東統治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習近平對這一內容究竟是要肯定還是否定，觀察家們還在等著瞧。

歷史可以重演

中國國內有許多人（其中包括前總理溫家寶）先前多次發出警告，說是“給黨和國家帶來大浩劫”的“文革”依然沒有被徹底清算，很有可能會死灰復燃，全面回潮，再次給中國帶來大災難。眾所周知，那場大浩劫的主要特色是瘋狂的領袖個人崇拜和肆意的踐踏法律。

但先前也有很多自認為高瞻遠矚、精通政治和歷史發展大趨勢的人認為，這種警告是明顯有些聳人聽聞，言過其實——畢竟中國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時代不同了，民智大開，國情大變，世界大變，開歷史倒車不那麼容易。

如今，中國已經向全世界明白無誤地顯示，開歷史倒車說容易也容易，眼看著一舉倒退50年，也不過是幾個月之間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文革”時期的中共領袖個人崇拜以及肆意踐踏法律的“遊街示眾”如今又成為官方做法。有趣的是，在“文革”期間，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也被“遊街示眾，”受到肆意侮辱。



比起遊街示眾，央視將涉案人放上電視認罪是進步還是倒退？

這裡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此處所說的開歷史倒車、歷史倒退是真倒退，不是如今中國小說家們喜歡玩耍的那種《回到明朝當王爺》式的時空穿越。我們知道，小說家玩的是虛構；當今天朝的倒退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誰要是不相信這種硬幫幫的事實，膽敢以身試法，必定會在今天的中國撞個頭破血流，就像三五個人在今天的天安門廣場盤腿打坐必定會在一分鐘之內被打個頭破血流一樣（因為當局害怕靜坐抗議）。這是事實，也是英語所謂的“明顯而現實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不可小視，更不可輕試。

當今中國這種歷史大倒退和個人崇拜大回潮難免會令人感到驚詫莫名——瘋狂到可笑或令人哭笑不得的個人崇拜給中國人帶來的災難還在幾億中國人的記憶中，這樣的個人崇拜怎麼就這麼容易捲土重來呢？

無論是中國人集體失憶，還是當今中國的強大國家機器碾碎或壓倒了中國人的記憶和意志，這一切無疑都令人驚心動魄，堪稱世界文明史級別的重大歷史、政治、社會現象——溫水煮青蛙可以，熱水煮青蛙也可以，只要摁住鍋蓋就好。

神化宣傳今與昔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如今為習近平大張旗鼓地進行的個人崇拜宣傳，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為毛澤東進行的個人宣傳如出一轍——首先將“毛主席萬歲”列入中共官方口號的是毛澤東本人；而習近平明裡暗裡操縱中共宣傳機器宣傳自己，把中共控制下的媒體當作他可以任意驅使的免費廣告商，也算是深得毛澤東的真傳。

除此之外，毛澤東和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宣傳還有許多有趣的相似之處和微妙的差異。

毛澤東時代的毛澤東個人崇拜宣傳，大都是毛控制的媒體進行的；習近平時代的習近平個人宣傳，也大都是習控制的媒體進行的。

當然，世界畢竟已經進入21世紀，進入互聯網時代，習近平當局也是與時俱進，比毛時代有一些創新。例如，毛澤東時代注重集體寫作班子宣傳，如“梁效” 、“羅思鼎” ，以突出其權威；習近平時代則注重個人寫作宣傳，即使是團隊操作也儘量以個人面目出現，如“學習粉絲團，”“俠客島，”以突出其親民。

但無論是權威還是親民，以毛為首和以習為首的中共當局的宣傳底線是相同的，50年不變的。

在毛大搞個人崇拜宣傳之際，任何有可能損害其個人崇拜宣傳的言論都是當局所不能容忍的。在“文革”期間，還有一種跟過去帝王時代“大不敬罪”相當的“惡毒攻擊罪” ，可以置人於死地。

在習大搞個人崇拜宣傳之際，任何有可能損害其個人崇拜宣傳的言論也都是當局所不能容忍的。如今，在中共控制的中國互聯網上發表的官方歌頌習近平的文章之後的跟貼，無論是上千還是上萬，全都是一色的“皇上萬歲、萬萬歲”式的評論。

例如，2014年9月3日，在顯然是官方的微信公號“學習小組”發表的歌功頌德文《習近平22年前就想清楚的事》之後的留言評論：

（1）讓世界各國人民震撼！中國有希望！支持習主席。

（2）緊跟習主席的步伐，中國的未來會更加美好。

（3）相信習書記會領導中國走向繁榮昌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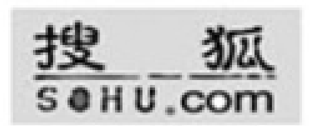
這種貨真價實的千篇一律的呼應歌功頌德文的跟貼評論，要麼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統計學上的奇蹟——中國人的思想如此統一，好似成千上萬的人只是長了一個腦袋，而且是腦袋只有一根筋；要麼是顯示了當今中共當局的嚴密和嚴厲的控制——顯然，哪個網站膽敢放出或無意中放出任何對習近平不恭敬的評論，便大有可能為自己招來封門之災，甚至是牢獄之災。









































不得不接受中共控制的互聯網媒體必須隨著中共宣傳部門的指揮棒跳舞唱歌，從而成為互聯網時代的中共屬下媒體。

從科學、政治學、統計學、社會學、人類學、甚至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共享一個腦袋一根筋是不太可能的，但中共當局的嚴厲控制導致中國的互聯網網站不遺餘力地封殺不同聲音則是十分可能的。

目前習近平當局雖然暫時還沒有正式恢復“文革”時期的“惡攻罪”的罪名，但顯然正在進行積極的嘗試。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已經有人因為“侮辱”中共領導人或官員被問罪、治罪。最新因涉嫌“侮辱”中共官員被問罪的案例包括著名人權律師蒲志強。

此外，毛澤東和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宣傳還有一組有趣的異同值得注意——毛時代和習時代都是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華社之類的中央級官方媒體打頭陣進行個人崇拜宣傳，中共屬下地方媒體跟隨轉載唱和。

當然，在這互聯網時代，理論上是民營的、實際上不得不接受中共控制的互聯網媒體也必須隨著中共宣傳部門的指揮棒跳舞唱歌，在個人崇拜宣傳方面“與中央保持一致，”從而成為互聯網時代的中共屬下媒體。

造神宣傳的焦慮

但毛時代的個人崇拜宣傳有一種多樣性，這就是毛時代的宣傳多少還有些國際唱和，如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共產黨）政權，印度共產黨（馬列），日本共產黨（馬列），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英國共產黨（馬列）之類。

毫無疑問，當年國際間這些跟中共唱和、一道神化毛澤東的外國政權或政黨不是接受中共政權的大量資助，如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政權；就是認同毛澤東主義，如印共（馬列）；或可能兩者兼而有之，即又接受資助又認同，或以贊美獲取資助（即付費唱歌）。

上述毛時代的毛澤東個人崇拜宣傳的多樣性是習時代的習近平個人崇拜宣傳所缺乏的。這種缺乏或許是因為資助不到位（或許是本應用於友黨的資助被“我黨”貪汙官員私吞貪汙），或許是時代已經前進，個人崇拜的市場在國際間已經大為萎縮。總之，習近平當局竭力營造的習近平個人崇拜宣傳缺乏國際呼應，顯然使以他為首的中共當局感到焦慮。



習近平當局對斯大林的態度和提法值得密切關注。

於是，習近平當局便大力調用《文匯報》、《大公報》等中共在香港辦的報紙，以及中共自家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為習近平歌功頌德的文章，權充國際間讚揚習近平的聲音。

然而，顯然是中共當局也感覺這種自拉自唱自我歌唱的把戲太顯眼，甚至太丟人現眼，於是再不斷推出新馬甲，以營造海外贊美習近平的聲音眾多的印象。

例如，人民日報社推出的以“海外網”的馬甲發表的歌頌習近平的文章，中共控制下的互聯網網站在奉命轉發這類文章時只是說文章來源是“海外網，”令不知情的讀者以為文章來自海外，而不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出口轉內銷的自拉自唱。

然而，這種把戲顯然是依然讓中共當局難以擺脫習近平個人崇拜宣傳和者甚寡的焦慮。於是，中共當局近來再頻頻調遣編輯部設在北京的“海外”媒體xxx發表神話習近平的文章。文章發表後，再由中共中央和地方級的媒體以及中共控制的互聯網門戶網站協同轉載。

在過去一個月得到中共官方媒體廣泛轉載的這家在北京的“海外”媒體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正在喚醒中國的習近平》。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成為中國網民的笑料。有網民笑言：毛澤東在1949年就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原來中國人從那時到現在一直在站著睡覺。

平心而論，中共當局眼下神化習近平的造神運動還沒有像神化毛澤東那樣登峰造極。但無人可以否認中共當局正在發揚“天下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的精神向那一頂峰努力。

附記：

行文至此，不說一說中共造神運動的樣本蘇聯共產黨政權是說不過去的，因為蘇共的過去依然與中共的現在密切相關，與習近平當局密切相關。

蘇共政權造神運動的集大成者和登峰造極者是斯大林。斯大林一方面發動將自己塑造為神的運動，一方面對俄羅斯人進行超大規模的大屠殺，屠殺對象既包括農民工人，也包括蘇聯的高級知識分子、蘇聯紅軍的高級將領。

1950年代，蘇共赫魯曉夫上台，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招致一直有意將自己塑造為神的中共領袖毛澤東的強烈不滿。毛澤東公開表示，如此揭露斯大林罪行是對共產革命的背叛。中共當局由此對斯大林抱有一種曖昧、搖擺不定的態度。

毛澤東生前只要有機會提到斯大林就要為斯大林評功擺好，臭罵赫魯曉夫。中共其他領導人則盡力迴避提及斯大林。

習近平當局及其御用意識形態班子則同樣臭罵赫魯曉夫以及後來的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將他們稱作可恥的叛徒，但截至目前似乎也在盡力迴避提到斯大林。

習近平當局對斯大林的態度和提法值得密切關注。

習近平大聲哀歎蘇聯共產黨政權垮台。但俄羅斯現任領導人、也就是習近平公開表示認同（“我跟你脾性很相似”）甚至崇拜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則痛心疾首地痛斥列寧領導的蘇共喪權辱國，為了蘇共的一黨之私不惜出賣俄羅斯大片國土給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國德國。

對蘇共政權的這一段歷史和普京的這一面，習近平當局諱莫如深，避之唯恐不及。

對以當今中國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說，習近平當局對斯大林和普京的原則性記憶和宣傳可以是把握習近平當局政治動向的一個把手或風向標。（陳明）

帝王黃與習氏藍

史書會寫上毛的大躍進，也會寫上習氏藍。中國至今還有2.2億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把幾百億美元用來改善民生，不知道能建造多少醫院和學校！中共究竟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洋人服務？“APEC 2014”讓人民看清楚了

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在北京懷柔雁棲湖開會，會議的正式名稱是：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實際上，各國領導人真正開會時間是五小時。

講究排場的APEC 2014北京會場

這是每年在參加國輪流召開的峰會，一般國家利用現有建築籌備召開會議，如2004年在智利聖地牙哥舉行的同類年會，僅花費400多萬美元；2001年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同類年會，也僅花費3600萬美元。

這次習近平作為一樁了不起的大事來抓，大興土木，以9300名工人用兩年時間，突擊加班加點建造會址建築群及周圍設施。由於保密，中國老百姓不知道花費了多少納稅人的錢。

英國《金融時報》根據地方投資促進局的調查資料，爆出中共當局已經耗資逾11.5億美元修建專用奢華會場、無塞車公路及多處景點。另一家追蹤中國建築行業的網站統計，總投資額實際為59億美元，揮金程度令人咋舌。



APEC國宴採用“帝王黃”彩瓷，每人需68件。

除此以外，政府與旅遊公司投資1.64億美元建設26個風景區，還斥資800萬美元興建“民間手工”購物村，甚至挖出一條人工河道。同時，中共為保證各國政要擁有輕鬆的休閒娛樂場所，風景區內專設18洞高爾夫球場；外媒指出，這一舉動公然違反了他們自己在2004年頒布的“將在全國範圍內禁止興建高爾夫球場”的禁令。

中共早就規定不准隨意建樓堂館所，習氏上台時明文作出八項規定，如今自己帶頭破壞，何信之有？上樑不正下樑歪，還有什麼好說的。記得錢三強先生說過：“封建主義講究排場，資本主義講究實惠”，真是言之不虛也。

為了擺闊逞奢，改建奧運會場館“水立方”為11月10日國宴的宴會廳，又不知花了人民的多少銀子。此次國宴所用餐具，不似以往國宴中使用的偏素色餐具，習氏別出心裁，選用“帝王黃”的68件琺瑯彩瓷，此舉確實搶眼、大放異彩。

瓷器的造型參考了中國古代宮廷御膳餐具，明擺著習氏崇揚帝王宮廷氣魄，怪不得國外媒體稱他為“習皇帝”，實際正中習氏的心意，其中冷菜盆的“天圓地方”說，是以古時中國錯誤的天地概念在此出醜，還自以為榮，丟盡中國人的臉。

專門設計製造這批餐具，又不知浪費了多少民脂民膏，被網民直稱為“土豪金”餐具，此名已名揚天下，實至名歸。

如此以舉國之力，供洋大人一飽口舌之福，舉世未之聞也。正如李言詩云：玉懷飲盡千家血，銀燭燒盡百姓膏；他日史書當予之記也。

另外，北京為防汙染空氣，春節不准老百姓放爆竹焰火；如今“水立方”又大放焰火，而雁棲湖APEC會場周圍五公里內村莊不准冒煙。怪不得老百姓說：當今真的是：只准官府放焰火作樂，不許百姓冒煙取暖。

異想天開的“習氏藍”

除了上述舉措外，習氏還有更荒唐的舉動。

由於中共片面追求GDP，而不顧汙染環境，至今大陸空氣、水、土地早已嚴重汙染。首都北京霧霾常見，這早已是舉世皆知的北京常態，各國大使館均駐北京，使領人員會沒有親身體會？何必弄虛作假，打腫臉充胖子？

可是“習皇帝”異想天開，要讓APEC領導人看到北京天空是藍色的！為了實現聖上的意志，不惜工本執行下列各項強制命令：11月4日至12日北京及附近五省企業停產、限產、建築工地停工、汽車按單雙號限行、公務員、國企員工以及大、中、小學放長假、各地停止取暖、甚至殯儀館也出台了限制焚燒的規定。

僅河北省就有2000多家企業臨時停產、1900多家企業限產、1700多處建築工地停工，這些停工的社會成本是非常高昂的，遠大於APEC場所的建造成本。根據瑞士信貸估計，上述種種強令停產停工的措施已影響到了中國鋼產量的25%、水泥產量的13%、工業產出的3%，進而可能對中國工業產值有0.4%的減少，即相當於350億美元的損失。

現在我們清楚了，為了讓21國的領導人看到北京的藍天，中國人民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有人把它稱為“APEC藍”，百度百科的解釋是：“2014年新的網絡詞彙。APEC會議期間北京藍藍的天空，引申義為形容事物短暫易逝，不真實的美好。”

百度百科的解釋完全正確，“APEC藍”果然短命，一周後霧霾捲土重來了；但是定名卻錯了，張冠李戴，名不正則事不順，應該定名為“習氏藍”，因為此藍的出現，習氏居功至偉，他自稱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是不是藍？何等關心，怎能抹煞他的功勞和發明權！

此事令人立即聯想到的，首先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昏君典故——烽火戲諸侯。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為博得寵姬褒姒一笑，點燃烽火台戲弄諸侯，從而失信于諸侯，最終導致亡國殞命。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居然也出現類似得不償失、不計後果的典故，為了博來華領導人一窺北京藍天，竟不惜勞民傷財，孤注一擲幾百億美金！

其次聯想的是毛澤東1958年的大煉鋼鐵，拆鐵門窗、砸鍋放進土高爐煉成廢鐵，得不償失。

劉少奇說：好在歷史是人民書寫的。史書會寫上毛的大躍進，也會寫上習氏藍。中國至今還有2.2億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把幾百億美元用來改善民生，不知道能建造多少醫院和學校！中共究竟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洋人服務？“APEC 2014”讓人民看清楚了。（史平）

習近平“指鹿為馬”無人敢駁

“指鹿為馬”是司馬遷記述秦二世與權臣趙高之間的歷史故事。搬到21世紀的中國，這個成語依舊發揮它極強大的高極黑功效。習近平上台後在國內外發表的言論，不少就是歪曲歷史與事實的“指鹿為馬”。現今有互聯網，今日的趙高和皇帝不得不有所顧忌

前言

在7月7日盧溝橋事變（亦稱七七事變）77週年紀念日到來之際，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親自出席盧溝橋邊的紀念活動，並發表長篇講話。

在中國中央電視台實況轉播的講話中，習近平高調大談對中共來說非常不光彩的所謂“抗日戰爭”的歷史。他的那番講話在國際社會引起驚愕，在中國國內引起竊笑。

那番講話雖然充滿中共的陳詞濫調，但陳詞濫調不妨有研究價值，甚至不妨有趣。聯繫當今中國和國際形勢思考和研究習近平的七七講話，可以讓人們發現一系列有趣的問題，獲得對當今中國不透明的政治的洞見，並對當今國際形勢可以有更深的理解。

談歷史即說笑話

首先，習近平的講話為什麼在中國國內引起竊笑？

因為中共統治的中國是一個政治壓倒一切的國家，中共要求歷史也必須服從政治，必須是政治的奴僕或婢女，中國人必須接受中共的歷史觀以及中共對歷史事實的陳述，否則將招致難以承受的後果。

在當今中國，誰人膽敢發表或傳播與當局官定的歷史相左的觀點，談論中共不願意讓人談論或不願讓人知曉的歷史話題，或對中共所宣傳的歷史表示不服，便會被中共當局認定為“歷史虛無主義”、“歪曲歷史”或“聚眾滋事”，是威脅國家安全即威脅中共政權，大有可能招致警察抓捕。

實際上，在習近平最近發表關於歷史的講話之前的兩個月，就是在2014年5月初，浦志強等中國公民僅僅是因為在私人住所中聚會討論25年前的歷史，便遭到抓捕，罪名便是“聚眾滋事。”（浦志強隨後被正式逮捕，罪名正在改換中。）

中共強烈譴責日本否定、歪曲甚至美化其不光彩的歷史，但中共將自己殘酷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製造人造大饑荒活活餓死幾千萬中國人等等不光彩的歷史列為不得自由談論或研究的禁區，對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圍追堵截。

在這樣一個由警察暴力來維護“歷史真實”的國家，中共說歷史一開口便是笑話。

但是，面對這樣的笑話，中國公眾、中國媒體或媒體人只能是想笑而不能笑、不敢笑，只能竊笑。在沒有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國家，“反動的一言不發”或“不懷好意的笑”都會成為罪名，會給當事人帶來無妄之災，無端損失。

至於習近平在講話時發出警告，說是任何人否定歪曲歷史，“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絕不答應，”則更是超級國際笑話，而且可以說是黑色幽默味道十足的國際笑話。

這裡順帶應當有兩個小解釋。

一個是需要解釋黑色幽默，因為真要是說習近平有黑色幽默會有問題。幽默的前提是主動，是智慧與詼諧。例如，一個不幸失去了一條腿的人說自己“這樣也好，從此可以特立獨行，”這是純正的黑色幽默。要是旁邊一個人這麼說，便不是黑色幽默，而是超級殘酷。

習近平上台以來的種種言行顯示，他的智商和情商赤字嚴重，缺乏玩黑色幽默或任何幽默的智慧和詼諧。其實，連他所崇敬的中共前領袖、暴君毛澤東也缺乏足够的智商和情商，三番五次把殘酷當幽默。例如，殺人無數的毛澤東不知造成多少家破人亡的慘劇，但他又能輕鬆愉快、殘酷無比地玩大度：“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

另一個需要解析的概念是所謂的超級國際笑話。這裡的笑話之所以是國際的而且是超級的主要是因為：

1）習近平以及中共當局代表中國人民代表慣了，而且顯然自我感覺很好，於是食髓知味又開始代表各國人民了；另外，來自中國的各種跡象顯示，中共聲言代表包括地球人在內的全宇宙人民的日子顯然也指日可待，因為中共官方媒體已經鄭重向全中國和全世界發布聲明，宣告中國共產黨掌握了宇宙終極真理；

2）在當今世界，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是唯一一個人們可以因發表跟官方觀點相左的歷史言論而被正式抓捕的國家；因此，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借助暴力肆意捏造歷史的國家，習近平就歪曲歷史的問題發出這種警告無疑是一種標準的高級黑。

這種高級黑的警告相當於中國寓言故事中聲言“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那位鄭重其事地警告世人，“誰要說此地有銀三百兩，我和我遍布天下的親朋好友絕不答應。”

臭招是否是原創

現在外界還不清楚的是，習近平這種好似高級黑或黑色幽默式的超級國際笑話究竟是他本人頂層設計的原創，還是他手下宣傳班子集體智慧的結晶。

自在2012年11月上台以來，習近平就中國的內政和外交事務發表了一系列土得掉渣、臭得要死、落伍得令人難以置信、陳腐得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的言論。

這類言論包括，哀歎腐朽沒落的蘇聯共產黨政權倒台之際“竟無一人是男兒”挽狂瀾於既倒；氣勢洶洶地重新祭起“一小撮反動知識分子”的老調並聲言“一定要嚴肅打擊”等等。

那些貨真價實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言論臭氣熏天，臭得毫無爭議，以至於那些言論在發表之後，習近平本人以及他的宣傳班子都像躲避臭氣彈一樣掩鼻甚至掩面落荒而逃，不敢承認或認領。

這種世界奇景給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們造成糾結和意見分歧。

眾說紛紜的分歧意見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認為，習近平發表那些陳腐而反動的言論並不是他本人的心聲，而是他周圍的中共保守派塞到他嘴巴中的；而習近平上台初始，根基不穩，不得不遷就乃至迎合這些保守勢力；一旦他羽翼豐滿，他就會擺脫他們羈絆，顯示出他銳意改革的本色。

另一派則認為，習近平發表那些陳腐而反動的言論並非是言不由衷，而是他的心裡話，因為他智力平庸，加上一直接受的都是純正而正宗的中共垃圾教育，他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早已垃圾化得不可逆轉，猶如雞蛋臭掉不可能再變成鮮雞蛋；而且，他又無知無畏，喜歡自以為是，因此，他說出那些陳腐而反動的話對他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他要是不說那些話反倒是天方夜譚。

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習近平的集權傾向和行動越來越明顯，他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言論越發越多，中國國內的觀察家們也越來越傾向於認為，習近平的那些言論是出自他的本心，是他的自以為是，而不是他言不由衷、用來敷衍保守派的鸚鵡學舌。

中國國內觀察家的這種觀點如今也擴散到國際媒體和中國國外的觀察家當中。在習近平發表七七講話之後兩天，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率領美國代表團抵達北京與中國進行年度美中戰略和經濟對話。《紐約時報》外交事務記者簡·佩雷斯7月9日發表報導，如此描述了美國與中國打交道時所面臨的習近平問題：

讓事情變得複雜的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大權獨攬式領導風格。中國和美國的一些專家表示，習近平看來是在沒有跟其他人有多少磋商的情況下對所有有關國家安全的問題作出重大決策。這些決策的宗旨是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首要地位，並以中國為中心取而代之。

中共的抗日笑話

上面談到習近平缺乏玩幽默的智力和詼諧，但問題總是可以從另外的方面來看。

從另一種的意義上說，他在七七講話中大談中共的“抗日戰爭”光榮史，以及多年來中共宣傳中共抗日光榮史也可以說是一種幽默。